



風俗通

五之七

共

15
1202
3



45
1202
8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
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
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
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墮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息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驗璫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友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閑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慰契濶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即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表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令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子平等
好賢之
心亦云
善矣

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爭密共穿踰奪取衣衾寤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散饗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醴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行孝亦
有經推
安可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憂既葬之後饘粥不瞻叔矩謂其兄弟
 禮不言事辯杖而乞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耐下困糊口非孝道
 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玉成家立祀
 三年服闋一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饋側服制如初哀
 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
 梁國盛允字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榷於有禮謂孟博家公
 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教曰若夫年尊絕意世
 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一
 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
 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躬身苦思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
 洽覽誨入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自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康

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派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
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耶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効去
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
見頓頭流血白見玉情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
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疵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
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成

亮除為宿留糾亦自効去詣府亮與相見非不効故作高耳不乞請又不辭謝亮
賓客周孟玉欲作枕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效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廢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縶獄有所
歸不授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
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
未也君親無將玉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藥羊為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魔猶不悉。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改南封析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洽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沐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一死之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相，何若曜德，手室昭顯，亡者有靈，實寵賴之，况而不朽，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迷，即君盡其哀，則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析與黃

叔度，鄭伯嚮，咸孔叔，留隨，轉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析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衆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益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豈然要動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

平仲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齋皆出自中子弟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析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此此一聚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案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乎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各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更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以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幼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願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愧意亦非之然彊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濁清良可畏也詩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政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吏太
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當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
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
訓意在正品未為大過不能辭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筆有跋而已無
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乞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由成謀大見敦重亦以祖為高歲畫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
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
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
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乎
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覆與也宗廟之人或
在副貳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
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

刑矣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球

朕若賢不相去遠矣豈于同日而論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彈已謗於是起姜肱為掾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藉藉於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投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緜緜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解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自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誚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大抱重疾氣

謂氣和統聽而自知其為高人

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固也刺史不復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呵奏耳目不聰明見椽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主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榮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立也舉為劄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日丙辰過榮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榮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臣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榮惑必謀禍福之微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榮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榮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榮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榮惑彼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謏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主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還未萌以毋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張表嘉其忠讓恨曰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張蒙慰勞

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囑縫時闕又張年且九十足以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

說匡陳起有管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教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方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太巨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盼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太夫見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蛇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說

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
改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諱
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
議論夫何為哉於是显其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
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寡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
子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代
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風俗通義卷六

敬音

漢汝南應劭著
明竟陵鍾惺評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祀祖考詩云鐘鼓鏜鏜磬管
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
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響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也武

言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太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教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太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教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竽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教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教者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箏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教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教本音末也

教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義已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傷也亦各有理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
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官

謹按劉歆鐘律書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教
網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散各有
感應各
有應投
音之道
濛矣其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
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教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
商教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教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教
使人慙隱而博愛聞其羽教使人善養而好施宮教亂者則其
君驕商教錯者則其臣壞角教謬者則其民怨徵教洪者則其
事難羽教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
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教夫音樂至重所
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塤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
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篪

謹按世本隨作篪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
故謂之篪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篪木篪謂之篪小者謂之相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震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非也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申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
鼓四面鼙鼓晉國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只引經書一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籥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止
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而玉
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
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取夫以玉作音故神人

和鳳皇儀也

謹按世本必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十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教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知清角乎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龍風伯進掃雨師

道虎狼在後夾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平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板題中能作韻越而以為妙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無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鼓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此節無益於樂而解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推上

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鼓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卿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虛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鼓音和太鼓不譁人而流漫小鼓不湮滅

而不聞遠是以和人意氣感入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
言正也言君子中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故動感正意故善
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遠故
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溥施
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
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
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遇窮遠害困在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
不憚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涿水鍾子
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又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
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
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沒得之矣
空矣 又次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
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矣以姓冠章耳或說空矣
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坎矣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

其文也

爭

謹按禮樂記五絃統身也今并涼二州爭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統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沒為羽聲慷慨而索賤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使養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夫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也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擊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无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主會飲令趙主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主善為秦鼓請奏缶以相樂秦主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主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主為趙主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擗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鼓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等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何不對審主好等事實之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故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

管三孔所以和衆教也

籥
與竹池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籥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

氏吹簫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

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籟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憚也言其節憚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菽菹也言其菽音菽菹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風俗通義卷七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
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感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
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
於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豐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吝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獲而猶絃琴於室顏回
 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
 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蔡夫子絃歌鼓舞
 未嘗絕音益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
 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有故
 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太寒既至霜雪既降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待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
 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
 之法復相定公魯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
 過來歸郵謹龜陰之田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
 去齊丑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于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滯
 滯也軻曰夫丑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
 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
 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
 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
 篇以為聖主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氏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誤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為之懼聞
 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不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
 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
 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
 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遭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

春申有
士之
名而於
孫卿或
去或來
如也則
好上豈
身言哉

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大玉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
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橫而猶不以其
志作善教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當乎坐
祝信雜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
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玉伯以為仲尼之門蓋經其功
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
魯戰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上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
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交者或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
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風俗通

卷七

秦為難
松佛平
虞卿
必不出
齊為已
私交而
目是全
置不問
戰國之
人情如
此安望
招共

於關趙考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因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澹曰君怨
於齊木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朝而亟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則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嘗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鈞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餒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木丈夫不能自食吾衣手孫耳豈

風俗通

卷七

望報乎淮陰，水軍有侮信者，曰：君雖效龐好帶長劍，性耳，然我亦不能則出我，聘下於是信熟視之，例出跨下，匍匐，市人皆笑，以為信怯。漢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獨不復焚乎？田甲曰：然，則澗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以安國曰：甲不能

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由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殺暴於夷貊，威稜倍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死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
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
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家人有請王都者揭
至無日何宜為其主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
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眾談同愁冀亦舉寤轉
薄為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愈
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
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既
甚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

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火生命也醫藥為諸生事
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只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
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林尊者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某
才豈為國家幹輔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避迹
不自負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
遂不聽歸臥衣車厚其薦薦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體躬身自
分數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浚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
餘日伯休體健入舍後宰家耐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
 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怙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中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
 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賦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鐵
 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村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備異曰明府所在沛稱今以公徵往便
 原除不宜浚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

相斌去官乃臨中負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木匠
 有郭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
 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候股肱爭之耳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浚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墜子西慢孔子口假我數
年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臆疾
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唯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
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訖伐木有鳥
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邀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原其
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

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節當汲黯亦旋復然翟然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苦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路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
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沐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藉垂訓後昆昔子夏
心戰則瘡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卷七終

